

# 时光中的缝纫机

文 / 钟利琴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

## 1

1978年秋，城南小巷。

卢金花去肉店买了2斤五花肉。她寻思着秋娟这丫头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肉味了。那天刚好也是秋娟15岁的生日。

卢金花是一名城南棉纺厂的女工，17年前嫁给了老实憨厚的钢铁厂职工范大山，次年冬天生下儿子范冬祈，三年后的秋季女儿范秋娟也出生了。

秋娟放学回到家，前脚还没踩进家门口，鼻子就闻到了一股红烧肉的味道。

“妈，你今天煮了红烧肉啊！好香啊！馋死我啦！”秋娟迫不及待的跑进厨房看见一盆子红烧肉，喜出望外！

“你今天生日，今晚好好吃顿肉解解你肚子里的小馋虫！”卢金花在红烧肉上又撒了一层葱花，看起来更加令人垂涎欲滴，转身又立刻准备起了秋娟最爱吃的油浇金鲳鱼。

“妈，你太好啦！今晚有肉吃啦！”秋娟一蹦一跳的跑进屋子里。

此刻大哥范冬祈正在看书，露出了一种晦暗不明的神态。

接近晚上七点钟的时候范大山也回来了，手里还拿了秋娟爱喝的橙子汽水。这突如其来的丰盛让秋娟受宠若惊：“咱家这是发财了吗？生日真好呀！真希望我天天都生日！”

一家四口在饭桌上大快朵颐。

卢金花给秋娟夹了一块大肉先开了口：“娟儿，妈的棉纺厂里说咱厂列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厂了，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父母未退休，子女如果是中专毕业生可直接进厂，子女如果是纺织系统的技校或职高毕业生，有资格排队轮候等名额进厂。你看，棉纺厂的工作多好啊，工资每个月工资25元，稳稳妥妥的，特别适合女孩子。”

卢金花说的几种情况叠加，职工子弟或顶替，或分配，基本都能进厂捧上铁饭碗。范大山默默的吃着饭，没吭声。

秋娟嚼着嘴里的肉，突然就感觉到了氛围有点奇怪。

范家两兄妹，整条巷子的邻里街坊都知道他们两个成绩很好，秋娟初三，成绩一直在前 10 名，哥哥范冬祈今年高一，成绩在年级也是稳居前 5 名。

“妈，我可不想一辈子在棉纺厂上班，我要上高中，考大学呢。”

自从去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所有学生都攒着一股劲迎接高考，因为只有考上了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娟儿，咱们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和你爸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够个我们一家四口的开销，大头还占了跟你跟你哥的学费。你哥明年就要考大学了…”

卢金花棉纺厂每月工资稳稳当当挣 25 元，范大山的钢铁厂每月工资 28 元，两个人工资加起来 50 多元应付日常伙食，再攒点钱交兄妹俩的学费勉强能糊口。

范冬祈默默的扒着碗里的白饭没有抬头，秋娟放下了碗筷冷冷说道：“敢情今晚这个是鸿门宴啊。”

“娟儿，咱们读个中专也不会差，棉纺厂福利多好，有食堂、澡堂、托儿所、小学，女孩子进了厂，找对象都容易。这毕业出来就包分配，你看妈一辈子都在棉纺厂，安安稳稳的，不说发家致富，但是胜在无风无浪，每个月还给咱们分布料不是，起码衣服咱们是不用愁了。你哥是个男人，男人得担家啊，读多点书，以后他能挣多点钱……”

“说到底你们就是重男轻女呗，女孩子就不用读那么多书了，女孩子生来就是得嫁人，相夫教子。你们不想供我读书就早点说，我连小学都不去上不就完了！”秋娟瞬间眼里噙着眼泪，说话声开始哽咽了。

她放下筷子跑进了自己的屋子，闷头大哭。

饭桌上剩下的三个人，很显然一早知道这个事。

范大山叹了一口气说：“我再去张家村看看，求求张村长，看看还能不能寻多一份活儿干。娟儿成绩那么好，她该上大学。”

“咱家要是有能力，我用得着委屈娟儿嘛，你妈的老毛病还在花着钱，这钱我都没敢算进去，这是无底洞啊。”卢金花说着抹了抹眼角的泪。

“爸，妈，我考上了大学后，我也不要家里给我伙食费了，我去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你们让妹妹也读高中吧。”一向内向的范冬祈开口说道。

秋娟的奶奶平时住在范大山的弟弟范大河那里，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得劲，每个月两兄弟都需要凑钱给她去医院买药。

过了几日范大河火急火燎的往他们家赶，一进门就冲正在厨房忙活的卢金花喊道：“嫂子，妈中风了！”

一瞬间家里马上就乱成了一套，卢金花赶紧把正在钢铁厂上班的范大山喊了回

来。

那天之后，范大山的母亲中风后就瘫在床上，让原本经济就比较困难的范家更加雪上加霜。

秋娟也在填写志愿的那一天，默默的选了中专。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后，她在巷口后面的河沿上坐了很久。

晚风徐徐吹来，夕阳落寞的躲了起来，只留下昏暗的霞光，把秋娟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秋娟家里有部蝴蝶牌缝纫机，那是卢金花的嫁妆。从小她就看着卢金花在这部机子上给她和哥哥裁了很多衣裳。卢金花白天上班，晚上就带回一包布料，吃过饭后就伏在缝纫机上干起来。

很多回夜深，秋娟在睡梦中依然能听见缝纫机还在“塔塔塔”的工作，仿佛时光就这样在这些布料的裁制中耗尽了。等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卢金花又早早起床开始用火烧的铁熨斗熨烫衣服，因为不好掌控温度，总要停停烫烫，非常耗时间，等衣服全部烫好后，天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她又开始准备早餐了，把两个孩子送去上学后接着就去棉纺厂上班。卢金花就是这样靠着勤劳的双手操持着整个家，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卢金花在缝纫机上工作的时候，年幼的秋娟总会跑过来趴在她跟前认真地在纸上画衣服，然后学着卢金花的样子裁裁剪剪，也许是耳濡目染，秋娟在这方面似乎还有点天赋，也能做出像模像样的小衣服，因此她绘画的天赋也是在那时候展现了出来，绘画比赛还经常得奖，得到了很多荣誉。

那时候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的种子便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里。她希望以后可以上大学，读服装设计的专业，设计出很多漂亮的衣服。

长久的努力和期望突然间落空，失望、痛苦，愤怒、怨恨如潮水般在心中汹涌起伏，秋娟再也无法抑制住强烈的不甘和极度的痛苦对着孤独河流，泪如泉涌。也是那时候，她对卢金花便积下了一些怨意，怨恨她对范冬祈的偏爱。

## 2

1979年夏，范冬祈如愿拿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举家欢喜。

正在读纺织专业的秋娟爱不释手地摸了又摸哥哥这张录取通知书，眼睛里溢出了许多羡慕。

她缠着范冬祈说：“哥，你放假回来好好跟我说说大学的生活呗。”

范冬祈抚摸着她的脑袋，心生愧疚。

按照每个职工子女一个进厂名额的政策，秋娟明年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去棉纺厂工作了。

可是那年知青返城，冲击了名额指标的数量。知青办要求厂里有了位置，无论

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优先安排回城知青。光是知青，已经是僧多粥少，职工子弟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秋娟能不能保证进厂成了未知数。卢金花满脸愁云，到处提着礼去找人疏通。

反倒是秋娟一副不着急的样子，对卢金花的安排不可置否。

那段时间沿海地区风靡了一股穿的确良的热潮，秋娟拉拢发小张春燕：“春燕，你小叔不是在供销社做采购嘛，咱们求他去拿批的确良的货呗？”

张春燕一直觉着秋娟脑子好使，从小她成绩就好，做什么事情麻溜得很，很有自己的想法，跟着她准能吃上肉，于是就同意了，她俩凑了100多元，让张春燕小叔去广州帮忙进了十几米左右的的确良回来。

“这种布料虽然论米卖，但布料特别宽，不到一米就可以做一件白衬衣。”秋娟嘴里嘟囔着，手里拿着笔在计算。

“我叔说，的确良在广州市场上2~3元一米。我们拿回城南的集市上以多少钱的价格出售合适？”春燕问。

“8元，我打听其他集市卖10元，我们少挣2元就多两元的优势。”

没想到货一到集市，价格写上去后瞬间就受到了疯抢，一米就赚了5块……因为这种进口的布料做的衬衣，夏天穿上又舒服又凉快又轻便，手感光滑细腻之极，非常受农村妇女的追捧。

这次倒卖，秋娟和张春燕刨去成本100元，一共盈利了近50元，每个人分了25元。这点钱够她们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有了那次的倒卖经历，秋娟认为只是靠倒卖服装赚差价不是长久之计，一件没有名字的衣服在价格上永远打不赢靠品牌取胜的商家……于是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系统的学习服装设计，成为一名专业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符合当代女性的爆款服装。

### 3

秋娟这个想法只跟范冬祈提过，他很赞同的秋娟的想法。并且主动去想办法帮秋娟寻找学校，当时对口的学院只有在上海的职工服装设计院才有函授班，一共读3年，学费需要200多一年。

随着工厂改革的发展，卢金花的棉纺厂因为只进不出，人员臃肿，厂里效益不好，导致工资发不出，好几个月都用布料抵扣工资发给职工。如今自身都难保，秋娟进厂的事情更加没有盼头了。

看着秋娟毕业即失业，她想如果当初咬咬牙让秋娟读高中，然后考大学，也许就不会落得今天这种不上不下的境地了。她悔不当初，胸口闷闷的透不过气，秋娟自从读中专后，跟她都不好了，她们之间好像生出了一层隔阂，道不明，说不透。

此时很火的日本电影《望乡》里，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记者，穿着一

条喇叭裤，将臀部与腿部的曲线清晰地勾勒出来，美的无法无天，秋娟看得直吞口水，再戴上一个墨镜，非常拉风。

小姑娘们正值爱漂亮的年纪，秋娟也想要拥有这种拉风的喇叭裤。她仔细研究杂志上模特穿着的喇叭裤，在纸上把喇叭裤的版型临摹了出来，画了又改了，改了又画。她拿着喇叭裤的雏形图纸默默的放到卢金花的手里，卢金花懂她的意思，裁一条裤子对卢金花来说难度不大，家里堆着一筐棉纺厂发的布料正好派上了用场，她用这种布料裁剪成这种款式的裤子，不到一天就完成了。裤型出来后，秋娟穿在身上感觉特别得意，走在路上引起了不少邻里街坊的疑问：“娟儿，你这裤子去哪里买的啊？好时尚啊！”

“我妈照着杂志上的模特做的！好看吧！”

“好看好看，让花姐也给我闺女做一条呗？”

秋娟心里乐滋滋的，马上回家让卢金花再裁十条出来，每条售价10元，她先卖给邻里街坊，看看销路。

和的确良一样，喇叭裤一上市就一抢而空，秋娟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自己拿来打版的利润空间比倒卖更加划算，这次成本直接为0，纯赚100元，能抵上卢金花在棉纺厂近5个月的工资了。为了挣到函授的学费，秋娟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喇叭裤流行的这股热潮，让卢金花把剩下的布料都拿来裁了。

大半个月后，卢金花日以继夜的裁了近50多条喇叭裤，秋娟负责拉到市集上去卖，依然按照10元一条的售价进行售卖。然而这次的销量并不尽人意，版型虽然是爆款，但是布料的质感没有受到市场的青睐，时下最流行的喇叭裤都是用牛仔布料裁剪的，牛仔裤成本昂贵，卢金花棉纺厂的布料缺乏牛仔裤的质感，因此积压了很多存货卖不出去，最后不得把价格压到两元一件，勉强清货。

由于缺乏专业的市场分析和调研，只一味盲目的按照自己的感觉走，秋娟在这次生意上受到了打击。也是在这个时候她跟卢金花坦诚了自己心里的想法，本想着卢金花肯定会反对她去进修，但是卢金花听了之后便走进了自己的屋里，捣鼓了半天拿出一个裹着几层碎布的东西塞到秋娟的手里。秋娟小心翼翼的揭开这一层又一层裹得严严实实的秘密，才发现里面藏的都是一元，十元的纸币。

“娟儿，这里有妈一点点存下来的200多元，你拿去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卢金花知道秋娟想上高中，想像哥哥那样读大学。她对秋娟一直心怀愧疚。

秋娟手里攥紧这卷钱，看着卢金花突然发觉她的双鬓有了几根银丝，她感觉到喉咙有些发紧。

这些年来，卢金花为了她的事，风里来雨里去，平添了不少白发，而那件没能让秋娟上高中的事情，其实早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地释怀了。

## 4

那年秋天，秋娟兜里揣着卢金花帮她凑足的学费，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列车飞驰，窗外无物长驻，可风景永远新鲜。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满大街上的人都穿着她设计的衣服，她成了一个出名的服装设计师。

因此她很清楚，要使自己的服装设计之路走的长远，还需要在掌握学校里学的基本设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结合当下流行的元素或者遇见未来的社会时尚，才能将设计出来的服饰快速融入当下快节奏生活，走向消费市场。

秋去春来，寒暑往来，秋娟很快就毕业了。在天赋和勤奋的加持下，秋娟已经可以完整的设计出一套服装了，吃过之前售卖喇叭裤的亏，秋娟痛定思痛，仔细的规划了自己的定位，做服装定制。

那年刚好卢金花的棉纺厂终究没熬住倒闭了，迎来了一波下岗潮。

秋娟和卢金花商量后，在城南巷口前面租了一个6米宽的店铺，开了一家“秋娟定制”的服装店，里面只摆了两台缝纫机，一台是卢金花的嫁妆，另一台是从张春燕家借来的。从接收订单到量体裁衣、服装设计、打板再到裁缝的每一针每一线她们都非常认真对待。秋娟负责画图设计，卢金花负责打板裁剪，配合得天衣无缝，顾客把衣服穿在身上感觉不到半点差池，口碑便在邻里街坊口口相传中有了水花。

然而在一次忙中出错的订单却改变了秋娟定制店的命运。

那天因为登记顾客信息的时候，错将一个顾客的尺寸写错了，最后衣服成品出来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但是重做已经来不及了，顾客就要过来拿衣服了，秋娟干脆将错就错，将短的那只袖子用了别的布料拼接成正确的尺寸。岂料顾客拿到衣服后非但没有生气责备，反而非常喜欢这种拼接款式，觉得非常独特，秋娟也是在这种错款中得到了灵感，她想设计一款独一无二的拼接服装也许能迎合时代的潮流。

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受了影视、杂志的影响，大家的思想和观念都开始慢慢发生了改变，拼接服装的款式在市场上风靡了起来。

秋娟的定制店铺挤满了人，大家都来找秋娟设计衣服赶时髦来了。除了顾客，找她批量设计衣服的个体户也络绎不绝。由于人手不够，卢金花拉拢了几个棉纺厂的下岗女工一起加班加点的生产，这次契机让秋娟挣了一笔钱。

## 5

为了扩大规模，秋娟保留了店面作为接收订单的主要的渠道，另外租了一间120平方的小厂房，购置了10的缝纫机加大了生产的力度。

善于观察市场行情的秋娟发现要抓住潮流，可以从当时最流行的影视节目着手。那时候一部“青春偶像剧”《血凝》横空出世，面孔青春靓丽的山口百惠饰演的幸子穿着打扮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女孩争相模仿。秋娟很快的就嗅到了服装市场的商

机，那就是迎合年轻人的弄潮心里。为了设计这款幸子在剧中的短上衣，她亲自去市场选购针织布料，日以继夜的画图，打版，终于设计出了这款“幸子衫”。这款时尚清新靓丽的“幸子衫”产出后立刻被抢购一空。

而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影片公映后，也立刻成为了时尚的标签，瞬间红衣风靡全国。秋娟依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时尚的风口，什么影视流行，她便先人一步抢占先机。

除了紧跟潮流，她还根据市场挖掘人们穿衣的其他需求，因为设计自成一派的服装才是她的最终梦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穿着打扮上，在大街上不乏一些打扮时髦，穿着标新立异的青年。秋娟发现，大家都比较喜欢穿有领子的衣服，无论是衬衫还是西装连衣裙都是有领子的，她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假如领子可以“移动”，会不会更方便呢？

于是“假领子”的想法突然在她脑子炸开了。假领子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而且它只保留了衣服的上半截，穿在衣服里面，足以以假乱真，露出来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更重要的是这种假领子只需要用零碎的布料和一些配件就可以完成，成本和售价也便宜。

果不其然，假领子面世后倍受年轻人的青睐。很多人的衣橱里都备着几条“假领子”以备不时之需。

接二连三的灵感促使秋娟在这条服装设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秋娟设计的衣服全部都打上了自己的品牌——jq，这是独属于她的品牌服装。

那些为服装梦想而奋斗的时光里，秋娟几乎每天都扎在车间，从面料的剪裁，到布片的缝制，甚至接缝处的大小，她都一件件过眼。设计潜能就是在那时候一点点激发出来的。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慢慢的 jq 这个牌子的服装不单在城南小镇流行了起来，随着销路慢慢扩大，逐渐向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蔓延，逐渐打响了名声。

## 6

随着工业化转型，秋娟的工厂越做越大，设备也从几部缝纫机换成了自动裁剪机。此时 jq 品牌已是家喻户晓的服装品牌了。可是秋娟却依然保留了卢金花的那台缝纫机，哪怕他们从城南巷口搬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这部缝纫机依然跟着秋娟转辗多个地方，因为这部缝纫机就像卢金花那样，亲眼见证着她在服装设计这条道路上所有的努力和高光时刻。

而 jq 的中文含义是金秋，寓意收获，也是她和卢金花名字的简称。随着时代的发展洪流，商业模式在时代发展中悄然变幻，从线下实体转变成线上商铺的模式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秋娟依然在这场商业变革中保持着初心，在时代的洪流中坚挺前行。

微风缓缓地吹起了窗帘的一角，光和影重叠在时光中，像明明晃晃的夜灯，又像那些漂浮不定的岁月。

卢金花在 72 岁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病，她谁都不认得了。只认得这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跟随着卢金花从一个小姑娘长到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再经过初为人妇的喜悦，又成为儿女绕膝的妇人，最后变成了一个饱经沧桑的祖母。

有很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也有很多个春天和秋天过去了。

午后的阳光下，卢金花坐在窗前安适地摆弄着她的缝纫机，她眯着眼睛试图把手里线穿进去，试了几次都不行。

秋娟进来温柔的伏在她怀里温声细语的问：“老太太，今天又给小秋娟做衣裳呀？”

卢金花摸着那条手感温暖的布料说：“我的小娟儿快 7 岁生日了，我得给她做条漂亮的裙子啊。”

此时，窗外紫红色的杜鹃花开得正旺盛，阳光照进来的光柱一半洒在她们的身上，时光中的缝纫机又开始“塔塔塔”的响了起来……